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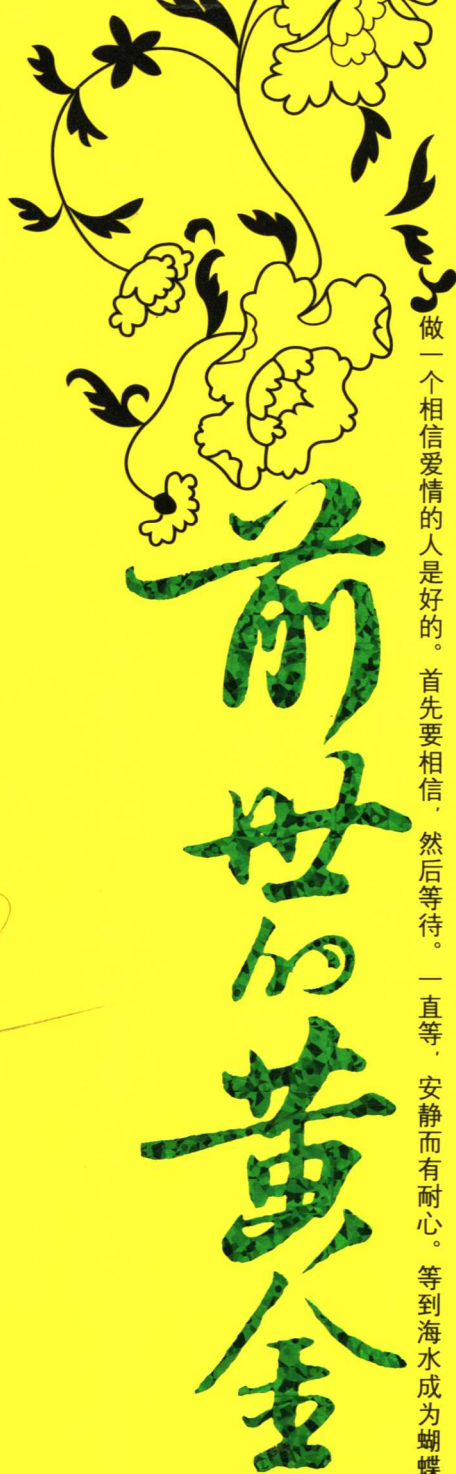
林白◎著

我的人生笔记

WO DE REN SHENG BIJI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做一个相信爱情的人是好的。首先要相信，然后等待。一直等，安静而有耐心。等到海水成为蝴蝶，菊花成为骨头。



林白◎著

我的人生笔记

WO DE REN SHENG BILU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前世的黄金

1207
537

2006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前世的黄金：我的人生笔记/林白 著. —长春：时代文艺出版社，2006. 8

ISBN 7 - 5387 - 2202 - 5

I. 前... II. 林... III. 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 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104860 号

前世的黄金：我的人生笔记

作 者	林 白
出 品 人	张四季
选题策划	韩雨山
责任编辑	刘瑀婷
出 版	时代文艺出版社
地 址	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邮编：130021
电 话	总编办：0431 - 5638648 发行科：0431 - 5677782
网 址	www.shidaichina.com
印 刷	北京同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发 行	时代文艺出版社
开 本	660 × 960 毫米 1/16
字 数	200 千字
印 张	14. 25
版 次	2006 年 11 月第 1 版
印 次	200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定 价	22. 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前世的黄金（代序）

做一个相信爱情的人是好的。首先要相信，然后等待。一直等，安静而有耐心。等到海水成为蝴蝶，菊花成为骨头。

你不要去寻找，你只需相信，相信它一直就在那里，在暗中。你一时还看不见它，但它肯定是在着的。从你出生之前它就在，从前世穿越今生，这中间隔着千山万水，所以它要多费一点时间。

要小心对待它，也不功利，也不患得患失，也不要试图在爱情中获得点什么，爱情自己就当

得上终极的目的了。难道不是吗？有多少人一辈子遇不上自己真正心爱的人，如果你遇上，那就很好了。

明白这些你就去爱吧。你爱着，然后万箭穿心。在爱情中痛哭的人有福了。

心如死灰的人已经复活，自暴自弃的人已振作精神，整装待发。前世的黄金即将降临，它的光芒隐隐约约，已在空气中发出亲切的鸣叫。它已经看见了你，它的光芒已变得锐利，它的速度正在加快，快得就像子弹一样。

就让它打中你吧，把心脏击穿，把热血点燃，把万水千山变成酒。爱情的耳语会告诉你，不怕成为灰烬，就怕无处燃烧。然后你复活，并且永生。

而一切都是真的。

有一个人，他就要来了，他已经在路上。你千万不要走开。

目 录

一个人上峨眉山 >>034

时间的哈达 >>032

回忆父亲 >>028

体力劳动 >>024

工厂 >>023

李洪波老师 >>021

失学的日子 >>018

回忆饥饿 >>015

看望植物 >>013

小时候的梦 >>010

——与我创作有关的一些词

生命热情何在 >>002

告别北京 >>078

纸上的电影 >>076

秘密之花 >>074

虚拟的事情 >>072

世界如此辽阔 >>068

文学站在你面前 >>066

内心的故乡 >>063

上天保佑好孩子 >>061

——云南七题

云在天边 >>055

一个步行者的城市观 >>052

苏州的艳遇 >>050

亲爱的菜市 >>045

手记三则 >>043

成为鼠类 >>039

写给广西 >>037

玛多 >>112

虚构的茶花 >>110

——《玻璃虫》补记

上天的礼物 >>103

若尔盖手记 >>101

投九票 >>099

印象 >>097

文学的岔路 >>095

野生的万物 >>092

我的「非典」生活 >>090

三本书和三个女人 >>087

十年了 >>085

你又还给了我 >>083

时光从我这里夺走的，

一月二日 >>081

我置身其中的生活场景 >>079

丝绸与岁月 >>150
置身于一座草原城市 >>1148
幻觉 >>146
长久以来记忆中的一个人 >>143
怀想水稻 >>140
死亡的遐想 >>137
我喜欢自由精神 >>135
世界与内心 >>133
命名的过程 >>131
滞留的时光 >>130
在幻想中爆破 >>128
离开与抵达 >>127
晕车 >>124
到达南宁 >>118
电脑 >>116
我与散文 >>114

答《青春》问 >>187
逝去的电影 >>185
眼泪 >>184
冷汗的来源 >>183
做掉、人工流产、堕胎 >>182
有关的词：
女士芳龄 >>180
睡眠 >>178
室内的镜子 >>177
有一些孤独的人不谈孤独 >>176
看牟森的话剧 >>166
我与王小波 >>164
时间的刻痕 >>162
有所会心 >>160
读《隐秘盛开》 >>158
语言口中的方方 >>152

在木兰湖收割油菜 >>217

德尔沃的月光 >>215

——读画随想四则

像鬼一样迷人 >>211

我看达利 >>208

想起邓肯 >>207

在黑暗中走进戏剧 >>204

词语：以血代墨 >>203

另一种唯美 >>201

与精致艺术相去甚远 >>199

时尚与绣花鞋 >>197

时装一闪而过 >>195

色与剑 >>193

不读耶利内克的理由 >>191



生命热情何在

——与我创作有关的一些词

广西北流

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来路，我喜欢告诉那些问我的人，我是从鬼门关来的。我会进一步说，如果查《辞海》鬼门关这个词条，就会看到，上面写着，鬼门关，在今广西北流县。那是古代流放犯人的必经之地，过了鬼门关，十去九不还，说的就是这个地方。苏东坡流放海南，就是从北流经过，停留了十几天。现在那里还有一个东坡亭，亭子旁边有一棵高大的玉兰树，还有一口八角形的水井，我小时候经常去那玩。

我八岁之前住在龙桥街，八岁至十三岁住在沙街，两条街都靠近河边。河叫圭江河，世界上的河流大多向东流，但圭江向北流。沙街有码头，有水运社和农业局，对岸有一个船厂，造大木船。经常有船队从上游浩荡而下，然后停在沙街的码头上。我母亲的单位是妇幼保健站，房子狭长幽深，有三进天井和三层楼。听说是旧时的客栈。而隔壁曾是盐仓，墙皮剥落，渗出一层白色的盐碱。保健站经常没有人，阁楼上常年堆放着塑料做的生殖器模型。

广西已是边远地区，从北流到省城南宁，还要先坐汽车到玉林，再从玉林坐七个小时火车才能到。如果要去北京，则要坐三天三夜火车，先从玉林到柳州，再倒火车。北京跟北流本来毫不相干，但我隔壁住了一户北京人，有着我们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，那家的女儿跟我同岁，知道画家兼革命者何香凝。她跟我说：我姥爷家有何香凝画的一只大老虎！

她姥爷是京城画师，跟何香凝曾有交往。

跟北京相比，北流是蛮荒之地。这种边民的身份就是我生命的底色。

碎 片

我有相当一部分作品是片断式的。长中短篇都有。我知道这不合规范，看上去零乱，没有难度，离素材只有一步之遥，让某些专家嗤之以鼻，让饱受训练的读者心存疑虑。

但我热爱片断。

片断使我兴奋，也使我感到安全。

是谁确立了这样一种价值观的呢？只有完整的、有头有尾的、有呼应、有高潮的东西才是好的，整体性高于一切，碎片微不足道，而我们只能在这样一种阴影笼罩下写作？

在我看来，片断离生活更近。生活已经是碎片，人更加是。每个人都有破碎之处，每颗心也如此。

《说吧，房间》如果不是片断式的，我将会没有写作的热情。一个离婚下岗的女性，生活、情感、工作、婚姻，一切都已经破碎，而一个光滑完美的叙事离现实是多么遥远。《万物花开》也如此，一个脑子里长了五个瘤子的乡村少年，我不愿意把完整连贯的故事强加给他。

生命气质

生命气质就是一个人的生命本体散发出来的气息吧。一个人写的东西为什么跟另一个人写的不一样，正是因为气质有所不同。所以永远也不要模仿别人，不要听从外面的潮流。世界如此浩瀚，你只需听从你内心的声音。或者说，你站在你所在的位置，用你的心，同时也用你的皮肤和五官来感觉这个世界，然后把你说内心的话说出来，这样就行了。



如果别人不理睬也不要委屈，不能发表出版，没有多少读者，没有人评论，也没有入选进年选，都不要委屈。不能得奖就更别委屈了。得奖的幻想要早早就断念，越早越好。这样你心里就安静了，像一片天然的草地那样干净明亮，该发芽就发芽，该开花就开花，即使一场大火烧光了，到春天仍会生长。

这样就好了。

对底层的关注是必须的，但我希望不是站在外面的一种张望，而是置身其中，也就是说，是从自身的生命出发，散发出自己的生命气息。是自白，而不是代言。

我有代言的能力吗？我有代言的权利吗？似乎都没有。重要的是，我觉得，在我的创作中，自白比代言也许更有精神性。

近期的短篇《去往银角》和《红艳见闻录》就是这样。我看到有文章说，这是关注生活在底层的女性，但由于缺乏底层生活经验，林白只是一个在沟边俯瞰的女知识分子。我明白，文章是把我当成底层女性的代言人以及底层生活的反映者来要求的。这是一种至高无上的光荣，但



1995 年于家中

这种光荣不属于我。

在我看来,《去往银角》和《红艳见闻录》是另一部《一个人的战争》,虽然写的是下岗女工,跟社会问题有关,但跟我个人的生命本体却有着某种一致性,一种叠合。这两篇小说,在精神上是一种自白,在艺术风格上也是。在生命本体上,那个弱势的女性,跟我本人,有着一致性。那个受到体制的、男性的、科学的控制的女人,她不是别人,正是作者本人。作者沉浸其中,感受到人的处境,孤独无助的人类的处境。就是这样。

每个人写什么都是与生俱来的。一个人的生命底色就在那里,写作不是杂耍,今天要这个明天又可以耍那个。每个人的风格都只能从她自己生命的深处长出来,像植物那样缓慢地生长。快速更新的是什么呢?塑料。

恐 惧

从小我害怕这个世界。小时候的同伴对我后来当了记者相当吃惊,她说记得小时候我是一个特别胆小的女孩,不怎么说话,看上去特别害怕。害怕、惊恐、恐惧,说的差不多是同一种状态。因为从小失去父亲,没有安全感,一个人要独自应付所有的事情,一个小孩独自一人住在一幢大房子里,时刻准备面对那些从黑暗中冒出来的鬼。

不仅仅是鬼,任何东西对我都有压迫。我怕狗怕猫也怕人,既怕生人也怕熟人,甚至害怕自己的亲人。我害怕母亲,如果我在屋子里,母亲进来了我就会找借口出去,如果母亲在屋子里,我则尽量不进屋。长大以后我怕上班,怕开会,怕打电话,怕组稿,怕采访。现在有些怕已经被克服了,有些怕永远不能。

而世界是冰冷的,亲人那里也无法给出足够多的温暖。内心寒冷而黑暗,我作为一个心理有问题的人生存于世,面临各种困难,常常感到自己脆弱、无助、绝望。

我向来觉得，文学是弱者巨大的依靠。靠着文学就温暖了，靠着文学就有亮光。现在我是一个感恩的人，感谢上天让我成为一个跟文学有着密切关系的人。文学使我慢慢地消除恐惧，使我不以自己的恐惧为耻。而我注视自己的恐惧，把它写出来，就成了我这个人的文学。

焦 虑

我以为自己已经不焦虑了。是啊，有什么要焦虑的呢？一切都好，天又塌不下来。不久前参加了一个小型聚会，认识了一个朋友，他从未看过我的小说，聚会快结束的时候他告诉大家，他第一眼就发现我是一个焦虑的人。我很吃惊，因为我并不认为自己焦虑。我问他是从什么地方发现的，语言？动作？或是神情？他说是眼睛。

一个曾经焦虑的人，她的眼睛里就永远都会有阴影吗？

1996年我特别焦虑，因为我没有工作了，我想我快没有饭吃了，我的女儿怎么办呢？如果我病了呢？会有不少人认为这是夸大其辞的吧，怎么会没有饭吃的呢？又不是旧社会。但我坚持认为，如果我病了，就的确会没有饭吃的。而在我没病的时候就要不停地写作为稻粮谋，这样的东西能有好的吗？如果有一天写不出来了，我和女儿又会没饭吃了。

千真万确，我当时就是这样想的。而且我不相信别人会帮助我，也不相信我的作品能继续出版挣到稿费，每出一本书我都认为这是最后一本，我会多买几本自己的书，因为以后再也没有了。我会设想多年以后，一个人抚摸着几本书回想自己一生的情形。对于光明和温暖，我向来是怀疑的。

有时也会想通了，于是大义凛然地决定，就让自己饿死好了，就当自己是圣徒吧。当然这很可笑，但也没有缓解我的焦虑丝毫。

人跟人不一样，我有一个女同事是个博士，办了个文化公司，搞演出和画展，结果亏了一百万，但她举重若轻，照样谈笑风生。一个朋友很崇拜她，同时又担心她将来成为邪教领袖。人和人的心灵质地是相差